

吳龍奉門下有其三門四
日而獲七字上云大入成都是一
句門其門是一句元粹

冬飲叢書第一輯

阮集之所著詩

(2)

佳則非粹字與題
備字宋本作時

知宋本作如
鉦與粹作征

造子齋書通鑑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
按問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
大餉以南為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
飽稻飲豕十九如瓠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嘗伺其

明·阮大鍼 著



冬飲叢書第一輯

詠懷堂詩集

廣陵書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573738

(2)

樣本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詠懷堂詩集 / (明) 阮大鍼著. — 影印本. — 揚州: 廣
陵書社, 2003. 4
(冬飲叢書)

ISBN 7 - 80694 - 000 - 6

I. 詠… II. 阮… III. 古典詩歌 - 作品集 - 中國 - 明
代 IV. I222.7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24507 號

新書目第一輯

廣陵書社

上

計本數

已丑續錄辛巳詆二卷重裝冬飲因記

阮集之所著詩

無想居士錄存

普

難

報

徐

屬

奉

上

尸

業

多

大鐵精賦事具明史本傳為吐唾罵久矣（附）其詩新造可誦
以於嚴分宜趙文華兩集似尚過之乃知小入無不多才也

芳繁溪微妙諸紛披具體儲章追蹤陶謝不以
人廢言吾當標為五百年作者兩長驚聲散原

詠懷堂詩集

大鐵五言古詩以王孟意趣而重謝安
之精煉清詩敘不連七言小次九我撰
論以代詩人如大鐵者幼矣諸岳字也
同險誠不遠于大鐵其詩至今存其
子不以人廢言也戊辰西春太炎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至崇禎
八年則三十三年也

去歲年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進士授行人太監元年擢戶
科給事中遷吏部三給事中

謂甲戌八月桐城民變大城事

序

余不佞。從阮公集之游也。蓋自癸卯上公車。始云屈指
到今三十三年矣。憶壬戌。余官南雍。公以給事侍養歸。
舟過江頭。倉卒一晤。別去。遂十三年不相見。人適室遐。
悠々我思。病懶成癖。能無各天之歎。去年秋。里中忽遘
二百七十年所未有之變。公眦裂髮豎。義氣憤激。欲滅
此而後朝食。捐橐助餉。犯衝鋒。凌洪濤。重趼奔走。請兵
討賊。有申包胥大哭秦庭七日之風。卒賴其謀。殲醜固
圍。一時目擊其事者。無不豔羨嗟歎。以為非此奇人奇
才奇識。安能於倉皇倥偬中。決大計。成大功哉。余流落
南中。一見握手。勞苦如平生。居久之。盡發其平日所著



詩歌以就余印。可余展讀之。躍然曰。公之技。遂至此乎。
不見公久矣。公猶昔人。公詩非肯詩也。公曰。吾里居八
年以來。蕭然無一事。惟日讀書作詩。以此為生活耳。無
刻不詩。無日不詩。如少時習應舉文字。故態計頻年所
得。不下數千百首。然吾亦嘗思之矣。不深其根。不可以
探。微也。不歷其變。不可以窮。態也。不定其宗。不可以摧
魔也。吾詩淵源於三百篇。而沉酣於楚騷。文選。以陶王
為宗祖。以沈宋為法門。而出入於高岑。韋柳諸大家之
間。晝而誦。暮而思。舉古人之神情骨法。反復揣摩。想像
出入。鉅心剝肝。剝腸刻腎。其餘中晚逮宋元以下。及於
近代之名人。卑者熟爛。如齋威秦皇之尸。即其鋒者。

亦薰蕕互冒。瑕瑜相參。辟如羔裘而狐袖。何足以語千
尺之錦。登作者之壇哉。又曰。古之君子。不得志於今。必
有垂於後。吾輩舍功名富貴外。別無所以安頓此身。烏
用鬚眉男子為也。吾終不能混。汨。與州木同朽腐
矣。余聞其言而悲之。且壯其志之大。識之高。不為塵俗
勢利牽制埋沒也。公少負磊落個儻之才。饒經世大略。
人以公輔期之。居樞垣。諍。有聲。熱腸快口。不作寒
蟬囁嚅態。逡巡卿列。行且柄用。一與時忤。便留神著述。
家世簪纓。多藏書。徧叢讀之。又性敏捷。目數行下。一過
不忘。無論經史子集。神仙佛道。諸鴻章鉅簡。即瑣談雜
誌。方言小說。詞曲傳奇。無不薈藪而掇拾之。聰明之所

溢發筆墨之所點染。無不各極其妙。學士家傳戶誦。而全副精力。尤注射於五七字之間。抉摘刻削。吟或一字未安。即經歷歲時。必改竄深穩。乃已。真有語不驚人死不休者。即孟襄陽之眉毫盡落。王摩詰之走入醋甕。其改苦殆無以遠過。以故其詩有莊語者。有澹雅者。有曠逸者。有香豔者。至其窮微極渺。靈心慧舌。或古人之所已到。或古人之所未有。忽然出之。手與筆化。即公亦不知其所以至而至焉。公家堅之先生。吾郡中推才子。古人無兩。六心折公。門下問字者接踵。輒曰。盍往質吾家勳卿。則知公所得深也。吾竊有慨於昔之持論者。曰詩必窮而後工。至以詩為致窮之具。而諱言之。則詩者僅

一困人塞士行憤泄懣之物。瑣尾鬲宇無聊賴者之所為。而古之人歌之樂章。奏之郊廟。陳之燕享。何其道之尊。而用之重乎。吾夫子身仕在茲之文。至舉而歸之天。之未喪。則文者物之華。天之寶也。六丁為之收拾。太乙因而下觀。繇來尚矣。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知之真。故任之重也。後世宗門相勸驗。亦必曰。近日有何言句。纔一動舌頭。而成佛作祖。不外乎是。且天之厚夫人也。將予之以如夢。如幻。如泡。如影之功。名富貴為厚乎。抑成就之以千秋萬世之大業。照耀之以三辰九曜之光華。為厚乎。不朽者文。不晦者心。動天地。感鬼神。天壤間止此一物。至今天下。知有明允。而不知有文甫。知有昌黎。而

不知有子。昶八斗五車。與三公九卿。所得孰多。文章千古。得共寸心。前人之精神不息。後代之心眼倍靈。是以古立言。君子畏之。慎之。重之。而不敢輕。昔李百藥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子之所言。是夫子之所痛也。則詩亦難言之矣。三代盛時。無論公卿士大夫。即牧夫游女。皆涵育於先王之澤。而湛濡於教化之深。吐詞為經。矢口成訓。何容揀擇。夫子晚而刪詩。僅存十分之一。所存少。而所去多。何耶。聖人造化之筆。世儒何能窺測其微旨。而逸詩之傳於後者。又皆可歌。可詠。可咀。可味。門弟子皆能習之。而皆能言之。則聖人之未嘗一槩抹煞之也。亦明矣。而至今傳者寡。或後

按此一大段直抒胸懷說
理在佛教古聖曾所
錄為尺牘也

人遺失。或經秦火。皆不可知。而當時親受業於聖門者。
說詩又各不同。豈詩為活物。聖人固未嘗執一說以
定人。而人各以其意見自築一宮牆。別開一門戶。耶禪
家有活句。死句。執其死句。則此心自然非彼心。一地不
能知二地。為元敎之之優。杜劣。李也可為楊大年之
以杜為村夫子也。可即為近日之叟。王李輩也。亦無
不可得其活句。則放開眼目。按廓胸襟。永明不云乎。眾
生言語悉法界之所流。外道經書盡諸佛之所說。而況
李杜元白。蘇黃諸大家。及近日王李鍾袁諸名士。即其
中不能無利鈍。何容輕置擬議於其間耶。大顛一難昌
勅杜口不讀佛書。歐公晚悔。勿謂床頭無投刀人。甚矣

立言君子之難也況乎宇宙之間止此精靈坡老為鄒
陽之轉却留鄴是歲星之現身相尅即以相生十月元
星一月何彼何此何去何從惟前有毘陵晉江之爭雄
故後有中原然氣之犄角後來作者建風雅之幟自命
為千古之人釵釧瓶盤鎔為一器百川大海收之一滴
勿效金色頭陀妄攢神變之妙德只恐當來之佛尚迷
如來之舍利耳公詩刻成以余久交命余一言以弁其
首癡鈍人作癡鈍語以請教於公不知以為然否

崇禎乙亥秋耆弟葉燦頓首拜題

乙亥崇禎八年清太宗
天聰九年也

燦字曾城桐城人

序

傳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嘆嘆不足而歌詠生興。觀不足而怨生。聖賢以之達政易俗。成功告神。其矢志也。吟諷性情。以親媚于君父。無物非志。無之非怨。怨斯善矣。吾師石渠氏鍾衡廬。潛霍溢蠶之氣。而煥乎離處。

神先禧廟

今上不諱之朝。而丁乎蹇蹙。登歌清廟。膚載肅邕。而咄晰乎江潭。蕩瀆之濱。擊鼙膾胝。哭秦完宋。沮嬴裘而顛連乎五噫之塵。明乎王政之目。革風俗之播遷。鬼神之悲悼。鋪糴審矣。離騷牢矣。伯玉行李悔其少作。采生乎汗牛充棟。不盈卷掬。小子志之。敷衽討論。不污彝好。觀

瓶觀瀾。牢籠衆妙。歆明堂在鄒之醇。割西園南皮之腴。
彈厭六代。而砥柱乎柴桑。其協律之什。伯玉翕焉禪純。
摩詰聖焉禪智。三唐無其匹也。況下此者哉。夫代有變。
而情不遷。平心而鋪萬物之自然。故讀者不勞而勸不
遷。止乎禮義也。不勞而勸。紐之王化也。誦其詩。知其人。
庶幾可以論述。嶺南門人。鄺露序。